

心窗
片羽

那一边

□朱朱

五岁的时候曾有过一次英雄之旅,独自从幼儿园步行回家。那时的小城还保留着小巷密布的古风,回家的路可以有多种方案,而我恰恰选择了父亲不常走的小巷。平常都会在幼儿园午餐午睡,那天不知为何一时兴起,跟着中午放学的队伍走出了大门。

门口是东西走向的细石子路,往东50米有一条南北马路,马路对面有家炸油条的铺子,父亲每天早上都会给我买根油条,用报纸包裹着递给我,我会先让他咬一口,剩下的我拿在手里。隔壁是代销店,柜台上摆了好几个大玻璃罐,里面有沾满白糖粒的赤膊子糖,每一种颜色的糖父亲都给我买过。我穿过马路到了东边的北山巷,开始了迷宫般的弯弯绕。

有好几次都走错了,到了小河边,有洗衣的妇女惊异地说,哎呀这是谁家的孩子到处乱走。我心里扑通扑通一阵乱跳,扭头重新回到小巷中,甩开双腿一路狂奔,在拐弯处听到脚踏车的铃声差点被人撞到。出了小巷路就好认了,过了桥,父亲单位的宿舍大门清晰可见,我一进大门就遇到了父亲的同事,抱着人家的大腿高呼:我今天自己跑回来了。

九岁的时候班里有个女生是教师子女,因为优待默许她骑脚踏车上学,让很多孩子艳羡不已。有天晨读她说作业忘记带了要回去拿,我说可以陪她一起,于是两个半人高的孩子,一个骑车、一个坐车,摇摇晃晃出了门。平常放学都按家庭地址的方向分路队,我在东街、她在西街。大人们也从不允许我随意往外走,所以那天,我第一次见到了西街的模样。一条小河的两边长满了绿树,岸边的人家木门青瓦,还是清晨的时光,能看到老爹老太们坐在门口的饭桌上喝粥、吃酱菜。石板路磕巴得厉害,女同学几乎是半腾空着骑行,我在自行车后座被颠得屁股生疼。那天两人都是一身汗,那辆小脚踏车便是友谊的小船。只是我内心稍有遗憾,一直听说虹桥头有个疯婆婆,怎么没看见呢。

再再后来,工作出差便成了常事,那颗一直蠢蠢欲动想要往外奔跑的心渐渐安宁。第一次出境去澳洲,母亲担忧了好几日,说这么远,别去了吧。我根本听不进去,早就明白这世上没有父母所担忧的那么多坏人,这么好的机会,我还是得去地球的那一边看看。又隔了好多年,兴致高涨一身行头去看非洲密林的狮子,结果只看到尘土飞扬的泥路边上几只慢慢挪动的屎壳郎,觉得自己傻透了。

明白得太晚跟一直不明白还是有区别的,许多人生的醍醐灌顶就在一瞬间。只要心情好,天天坐在家都会觉得幸福,假如从早到晚都很丧,海市蜃楼也没啥看头。所有生命都有向外探索的天性,当年一心向往的独行与西街,跟一只小狗总想去嗅嗅新的领土是一样的。经历过向往的激动与豪情,尽可能看过那一边,有过失望跟希望,才会让当下的这一边更加清晰。



明媚

王尚

妈妈吵着要回家

□玛丽夫人

我妈今年88岁了,身体还算硬朗,除了腿因前年摔跤没有恢复彻底外,其他都好。她养育了我们三个子女,我们都很孝顺她。以前她一直住在南通妹妹家,照顾妹妹的儿子,家务全包。自从我姨侄考取大学后,她就吵着要回老家。她觉得自己住在妹妹家是多余的,发挥不了作用,年纪大了还增加妹妹负担。我弟弟在外工作,弟媳在常州帮女儿带孩子。在老家,我妈多数时间独自生活,当然我和妹妹每周都去看她,送些吃的。我们多次劝妈妈去我们家住,她总是说在自己家挺好的,吃的东西齐全,省得麻烦你们。

今年春节,我发现妈妈的记忆力明显下降,严重影响了生活。我们买的东西她常忘了吃,水果烂了、茶食变质。我实在放心不下,开春后的某个周六,先生就开车带我一起去老家接妈。妈一如既往不肯去我家,我耐心地哄她,骗她说就去住几天,想什么时候回来就送她回来。

我不容分说就帮妈整理衣服,几乎强求般,拉她上车来了我家。妈看到我窗明几净、生活安逸,当时也很

高兴。我努力无微不至地照料她的生活,陪她聊天,和她在我家附近散步。然而没几天,妈就吵着要回家,自己把衣服都整理好,说等先生一下班就要送她回家。我问原因,她说春暖花开了,家里菜园的莴苣要除草施肥,还要种其他的菜,不能错过季节。“再说我待在这里你们也很麻烦,又不能为你们做什么。”

我一再强调照顾老人是我们应尽的义务,你到了该享福的时候了。我妈一生勤俭,对子女教育非常用心。就说我高考的事吧,我考了几年没考上,就坚决要进厂打工挣钱。弟弟妹妹还小,家里并不富足,我不应该拖累全家。妈妈非常生气,说:“再苦再难也要供你复习,一定要考上,那关乎你一辈子的幸福。”在妈妈的坚持下,我终于考上了,我一直非常感谢妈妈。但是现在,妈对我的很多做法都不理解。我把吃剩下的菜倒了,她生气;我每天看书、练字,她质问我,你退休了还学习干什么,又不去给学生上课了。在妈的观点里,做事就是要创造价值的,我自娱自乐不能创造价值,就

没有做的必要。

从那以后,妈天天吵着要回家。我很生气,责怪妈不懂得享受,在我家有人陪,生活无忧无虑,先生待妈也非常好。看着妈妈心事重重、郁郁寡欢,我心里很难受,想着法子哄她,找各种零食给她吃、陪她看电视。可无论我怎么努力,妈还是不开心,沉默寡言,常坐在厨房一个人发呆,也不去散步了。

又到了周末,先生休息。妈一早就整理好东西,等待先生送她回家。先生讲了很多挽留的话,但她坚持要走。我们很无奈,只有依她。吃过中饭,就送她回家。一到老家,妈精神倍增,下了车就开心地忙碌起来,收拾完东西,又准备下地除草。而在我家老是这儿疼那儿疼,夜里睡不着。由此可见,每个老年人需要的生活都不一样,我妈是永不服老的。她在老家稍微种点菜,跟邻居老姐妹们聊聊天,随心所欲,冬天哪怕吃两顿也无所谓。在我家她没什么活要做,也没有老朋友说话,时间确实难以打发。我要尽量从妈的角度去考虑问题,不要跟她生气,多体谅她,人总有老的时候。

芬芳
一叶

风,从门前经过

□毛文文

一阵风,像一位故人
突然从门前经过
高远的天空一只风筝
像一只飞散的鸟
突然遁入云层

一阵风推开门
一只风筝涂亮翅膀侧了侧身
风的耳朵贴着门
风筝的手拽紧视线

之后,风消失了
之后,风筝落下了
我才明白,故人经过门前
一阵风,已被风筝放远

紫琅
诗会

异乡人

□汤凯燕

春光妩媚,适宜摄影。我把镜头对准花草树木,它们舒展花叶花蕊,坦然无畏。然而人不同,自远古以来,人便懂得遮蔽身体,衣服是屏障,掩藏真实,防止来自外界的窥探。所以有时我只好眼睛看,用文字记录,比如那两个女人。

工作日上午户外很少有闲人,走近那片区域,我注意到两个女人。她们相距50米左右,一个蹲着、一个站着。蹲着的女人正埋首吃饭,食物摆在花坛边水泥圈上。站着的女人抽着烟,望向远方。她们身旁都有一个大

旅行包,大敞,露出衣物与零碎用品。

她们穿着奇特,各种元素混搭,中国风与休闲风交织,仿佛极时尚,又或是漫不经心,随意寻来的衣服,不加挑选堆砌在身上,任凭颜色与款式的冲突厮杀。她们明显非本地人,若说是流浪者,她们太干净;若说是打工者,她们又显得太过邈远与另类。

我手中也提着早餐,但不会蹲着吃。我会寻地方坐下,将食物递进嘴里,这是固有的习惯。而那女人的吃相,似乎天地就是家,除眼前食物,四周全与她无关。是否她总是作为过客,那

些沿途的人与物,都是虚妄的景而已?

我看得太过认真,抽烟的女人也看过来。我连忙转过脸去,继续走路。她们身上有一种令我生畏的气质,不确定的身份,异乡人,使我略有不安。

我走在河岸边,花草摇曳身旁,它们是否也在不安?我是它们的不确定。它们出生在那里,根牢牢抓着泥土。我走过,带着陌生的气息。谁知道我会不会忽然摘一朵花,或者掐一片叶。我心中是爱还是恨?是温柔还是冷漠?它们的颤动也许是惊慌,我却以为是春风拂过的好风景。

玉兰
一瓣